

韩光 小说作品

## 谚语

“树多成林不怕风，线多搓绳挑千斤。”

三连二班的战士们听到这句话，都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腰板。班长燕宇脚步沉重地走进宿舍，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庞。这是他被调到三连的第三天，也是他第七次引用谚语。

“班长，您又来了。”李强小声嘀咕，被旁边的王虎用手肘捅了一下。

燕宇耳朵尖，却装作没听见。他走到宿舍中央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细绳，问：“谁能把它扯断？”

李强接过绳子，轻轻一拉就断了。燕宇又拿出三股拧在一起的绳子，这次李强用了些力气才扯断。最后燕宇拿出一根由几十股细线搓成的粗麻绳，李强憋红了脸去扯，粗麻绳纹丝不动。

“一个人是根细绳，一个班就是这根麻绳。”燕宇的声音不紧不慢，“烂麻搓成绳，也能拉千斤。”

二班是团里有名的“刺头班”，前两任班长都被气得申请调

离。团长把燕宇调来，就是看中他在师部演讲比赛拿过第一名，能把道理讲明白。

下午体能训练时，矛盾爆发了。李强和王虎在四百米障碍赛上较劲儿，两个人几乎同时到达终点，为谁先碰到终点线争执不下。

“你不仅比我慢了那么一点，而且你动作不规范。”李强挺了挺身板。

王虎一脸不屑地回应道：“输不起就别比！”

眼看两人要“斗口”了，燕宇快步走来，却没立即制止。“弟兄不和邻里欺，将相不和邻国欺。”他站在两人中间，“二班要是内讧，下周连队评比咱们又得垫底。”

两人喘着粗气都不说话了。燕宇指向训练场边的圆木说：“扛着它，绕场十圈。李强在前，王虎在后。”

圆木重两百斤，一个人扛不动，两个人扛又别扭。第一圈两人步伐凌乱，圆木几次要滑落。到第五圈时，他们终于找到节奏，呼吸

同步，脚步一致。完成时，两个人浑身湿透，却相视一笑。

那天晚上，王虎主动教李强器械训练的技巧，李强则帮王虎整理了永远叠不标准的“豆腐块”。宿舍里第一次有了笑声。

变化在悄然发生。早操时不再有人掉队，战术训练时互相补位，连最不爱说话的张明也会在射击训练后帮战友校枪。燕宇的谚语越说越多，“花要叶扶，人要人帮”“独脚难行，孤掌难鸣”，每句都像种子落在战士们的心田里。

雨季来得突然。凌晨三点，紧急集合哨撕裂夜空。驻地三十里外的白龙河决堤，下游五个村庄告急。二班被派往最危险的3号堤段，那里已有两米宽的决口。

暴雨如注，洪水裹挟着树枝和杂物汹涌而来。沙袋扔下去瞬间被冲走，决口在不断扩大。燕宇看着手表，距离预计的洪峰过境还有四十分钟。

“同志们，现在需要我们筑人墙！”燕宇的声音压过雨声，“不怕

巨浪高，只怕浆不齐！”

燕宇的话音还没落地，全班战士便手挽手跳入水中。急流冲击着胸膛，浑浊的洪水没到脖子。李强和王虎站在最危险的中间位置，背后是战友们用身体构成的第二道防线。沙袋终于在他们身前垒起，一袋，两袋……决口在缩小。

“坚持住！”燕宇的嗓音已经嘶哑，“众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！”

三个小时后，洪峰过去，堤坝保住了。精疲力竭的战士们瘫坐在泥泞中，谁也站不起来——他们的腰带不知何时都互相绑在了一起，像无数细绳拧成的一股缆绳。

团部的嘉奖令上写着：三连二班在抗洪抢险中表现突出，特授予“团结模范班”称号。团长来授旗时，问燕宇带兵秘诀。

燕宇只是笑笑：“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。”

那天晚上，二班宿舍的黑板上多了一行字，是全班一起写的：团结就是力量——我们不再是一盘散沙，而是一块砖，连成墙。

## 六角花

何娟娟

认识薛凤兰时，蔡春生刚满二十岁。

那年，阿贵叔在外地揽了些木工活，蔡春生便跟着去了。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，他跟随阿贵叔一路向北，来到薛家庄。

在薛家庄落脚后的第二天，阿贵叔带着他走街串巷，最后在一扇朱红色的大门前停住了脚步。尚未进门，一股浓郁的中药味便从里头冒了出来。蔡春生连打了几个喷嚏。阿贵叔说，这位薛先生是做药材生意的。说罢，阿贵叔试探性地敲了敲门。

开门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，梳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。开门的那一瞬间，姑娘看见了蔡春生，蔡春生也看见了姑娘。蔡春生看见姑娘汪着水的眼睛，还看见她红扑扑的脸上覆着细密的茸毛，像六月的水蜜桃。

凤兰。屋里的妇人唤她。凤兰这个名字从此就在蔡春生心里生了根。

哎。凤兰一扭头，应了一声，声音软绵绵的。凤兰跑远了，那一声“哎”却久久萦绕在蔡春生的耳畔。

自从进了薛家，蔡春生就凭空

多了一双眼睛。有时这双眼长在在了前额，有时又长到了耳侧。蔡春生的眼睛长在哪儿，全取决于凤兰站在哪儿。凤兰一离开，这双眼睛便自动收了回去。有时蔡春生偷偷盯着凤兰看，手也跟着开小差，不是刨子推不平，就是拉锯跑了线，为此还挨了阿贵叔几顿臭骂。

薛先生盘算着女儿年纪不小了，趁着这次打新药柜，顺便挑选几块上好的木材，打一组像样的家具，留着给女儿做嫁妆。

凤兰没事就喜欢往后院跑，看一块块呆板的木头经木匠之手，像被施了法术，变成斗柜，变成桌子，变成一件件崭新的家具。凤兰更喜欢躲在门后偷看蔡春生的背影，她发现蔡春生放下手中的活计时，就会拿起一旁的书看。那本书已经很残旧了，封面被磨损得辨不清字迹。

一天，凤兰鼓起勇气坐到了蔡春生身边，抢过他手中的书，她左瞧右瞧，愣是没瞧出什么名堂来。

凤兰说，这本书我倒没有看过。

春生咽下一口馒头，笑容，这本书是庄子的《逍遥游》。

凤兰也笑了，难怪，我的先生只教我读《千字文》。那你快同我说，这里头都讲了些什么。

凤兰摇着他的手臂，掌心的温度隔着薄薄的衣衫传递过来。蔡春生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儿。

蔡春生把小时候阿爸给他讲的内容又重新跟凤兰讲了一遍。

从那以后，凤兰便不躲也不藏了。她算好了木匠们的作息时间，趁着休息的空当便来到后院，径直

在蔡春生身旁坐下，听他讲一个她从来没听过的故事。她将手肘支在膝盖上，掌心托着下巴，看着一旁的蔡春生口若悬河，心脏会被一个没有来由的小东西连撞几下，跳得乱了节奏。

时间一长，蔡春生不再满足于用那双眼睛偷偷看凤兰，他多么希望凤兰能天天来，坐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看着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感受她的气息。这些日子蔡春生的梦也变得多了，半夜里他常常浑身燥热，迷糊之中抱起了盖在身上的花棉被，梦里的花棉被变成了凤兰。

凤兰已经两天没过来了，蔡春生心里七上八下，做事也心不在焉。阿贵叔也侧着眼看着他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这做人啊，跟打木头是一个道理，命好命歹天注定，有些人人生来是金丝楠木，要摆在金窝窝里的。

蔡春生当没听见，低头继续干活。

第三天。

第四天。

蔡春生正刨着木头，一小片阴影从上方投射下来，一部分落到了木板上，一部分掉在地上。蔡春生一眼便认出那是凤兰。她终于来了，可他却赌气似的假装没看见，继续刨木头。

凤兰推了推他的肩膀，递给他一个竹编的六角花，说，这几天乡下阿嬷教我做的，送你。

蔡春生抚了拭额头的汗珠，没有接过六角花。他抬起眼，恰好与凤兰的目光交织在一起，凤兰脸颊一阵绯红，眼睛忙躲到别处，迈起步子跑开了。

这一跑，蔡春生的魂也跟着她去了。

这些日子，柜前常常不见凤兰的身影，她也不跟着阿娘去庙里烧香了，没事总往后院跑。薛先生察觉出了异常。

薛先生来到后院，他劳烦阿贵叔加快些工程进度，最好赶在月底之前完工，工钱还是按原先说好的，一分都不会少。嘴里说着“劳烦”，语气里却带着不容辩驳的强硬。他操着浓重的闽南口音，有点儿像村口阿福嫂子讲的潮汕话，蔡春生连猜带蒙也能听出个七八成来。

眼看完工的日子在即，工期一到，他就再也没有理由待在凤兰身边了。想到这里，蔡春生心中隐隐作痛。

那晚收工，凤兰站在他面前，头低低的，许久不说话。

你带我走吧。她抬起头，眼里蓄满了泪水，肩膀也随着抽泣声一抖一抖的。

给我一些时间，等我攒够了钱，就去跟你阿爸提亲，蔡春生说。

凤兰摇摇头，说，等不了了，我阿爸要我嫁给茶叶商人的王家。她从口袋里拿出六角花，塞到蔡春生手里，说，想好了就来找我。

那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多年以后，凤兰无意间在斗柜暗格里发现了一朵竹编的六角花，背面刻着的四个字隐约可见——见花如面。凤兰微微一怔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良久，她拭干眼泪，小心翼翼地将六角花放回了暗格。

## 在早春，赶路的我们白了头（组诗）

童良煌

### 那一场雪

珍珠般的冰雹，飘飞的雪花  
午后的天空  
被匆忙地划破，而彼时  
春节刚过，烟花还未散尽

### 时光青葱

若干年后，我们依然会忆起  
那年，那月，那一瞬间  
在早春，赶路的我们白了头

### 春寒

风雨叠加与交替，刷洗  
粉粉视觉，绿的味觉  
几粒鸟鸣沉闷，一树花  
浮现

### 时光一再按捺

听一众芽，呐喊  
蓦地，一个孩子  
从另一侧  
绕来了

### 在植物园

一树樱花盛开了  
而错过花期的人，一回头  
便看见，芍药、杜鹃、君子兰……  
在陆续绽放着

蜿蜒的甬道上，微风轻拂  
柳丝摇曳顾盼

夕阳下，我为你编织一顶柳絮帽  
不走远  
或坐在花香里，发一会儿呆

### 一片树叶

那年，春游时  
一片绿叶，一本诗集  
被我，夹进了回忆

### 多年以后

诗集的封面已经泛黄  
书中的某句诗还记得

而那片被忘记的叶子  
在我翻开诗集时  
轻轻一触，便化为了蝴蝶  
在阳光下消散了

### 春光里的老人

一把木椅，历经了寒冬洗礼  
色泽更显得沉稳而深邃

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  
步履蹒跚地走来，安静地  
坐在阳光下  
花瓣如雨，轻轻飘落

老人，轻轻地捏起一片花瓣  
送近鼻尖

爱上阅读  
让萤火虫  
照亮读书之路

带光而行

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

# 培育法治文化

# 创建法治营口

